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三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上書一篇

上 孝宗皇帝書

弘治十年二月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

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歛焉怕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

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天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

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

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六七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年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會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馬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

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
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
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
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
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
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
若一切問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
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
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恧
也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
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
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
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
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
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鞬
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
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

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迺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

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析斧柯爍爍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徃年李五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消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

智者百不一二愚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

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 皇親
家皇親家旣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
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
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
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
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
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
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
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
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

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
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
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
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
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
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
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
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
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
愚計 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誣奏內事理以

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
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
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俛首
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
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
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所運之例也運而又
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十八倉庫銀尚
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

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糜於
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
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
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
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
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
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
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
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

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
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
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
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
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
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
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
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
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
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

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
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
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
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
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
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
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
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
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
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

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年平日又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陞其子黜其祖者陞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陞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賞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太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

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檀槍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

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

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
詔葺其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
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
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
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
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
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
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
少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
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
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
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
制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
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
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
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

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錄

初二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孤得黃矣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拏夢

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
十然大意主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斥 后也掌詔
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
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
牟斌叅之其略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
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
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
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欽高郵
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欽往見一近侍閣會閣
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閣
迎欽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欽相與泣
問故言 上氣絕時閣負之自寢出云已閣杖淚謂
欽曰怎更能得此 聖明皇帝欽叩之閣曰前李夢
陽事知否欽曰不知閣曰 上初無柰壽寧輩逼何
金夫人又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
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遷前
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
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 上前
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

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 上召我言閣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閣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不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 上蓋遊南宮云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曰 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荅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 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 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其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空同集卷第三十八

空同集卷第三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狀疏四篇

代劾宦官狀彙

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

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
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
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
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宮女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
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

開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查刑斷割私愛上告兩
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情消清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
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

初 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
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輟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請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守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將須昂肩毅然改
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
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
而無阿頰亦惡其閣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
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也三而閣議持卒

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八端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登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鑿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民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鑿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裏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統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
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
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

臺臺嘗言周休獨李未開口得恐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爲二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
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
奔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
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
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
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土著者豪群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
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

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
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
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藉其蔭庇今淮揚
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
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幾禍而
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
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
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曰伐木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
負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
汙等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
在必獲如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
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好也人情莫不欲
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趨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
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補則拒
大捕則圍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剪擔載營販
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
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政
役丁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負緣設責督

稍嚴又牽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度
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
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祖宗之法
欲復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剷豪弭盜息賊欲去此
四者莫如今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此以附
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號阻遏
國利讐言怨小民動搖朝廷既不奉詔還官又不
退直自保是禎先帝聖德阻格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群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

昔商君將為政于秦心默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
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
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
故曰法行自近始陛下七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
獨忍于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
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
提舉等非坐闕非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汙穢之地
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汙道之以汙則亦奚
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興

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放漢桑弘羊唐劉宴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脈是以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

原者也我

朝祖制列激勸之條

列聖下旌舉之

詔

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

詔凡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其實跡以聞

聖德美意雷

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德六年六月臣奉勅諭巡

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

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

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即蒙有司申達而展

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

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

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由潘應高等民婦
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
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
寢滅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
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犷悍
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
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
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
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
開坐 上請伏乞俯納 勅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

風俗以淑人心干冒

天嚴不勝悚懼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

景泰三年父病剗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

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冀父死

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

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

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

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

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
衣姑徐氏父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
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勤
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
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
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
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勤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
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堃不再嫁今六十
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勤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
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
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
六年志行無玷勤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
妻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
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勤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
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

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隣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曾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污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齊氏其脅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

亦提學時撰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

帝優容不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詔聖旨奪官逐

臣尋又羅織械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戇罔諂時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殛元惡起用無罪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楊再華曝鱗復活願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綿弱飲食素少

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
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月便血疾作用心
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決
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或
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鯨厥職而妨賢路也
伏望 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
能提督江西學校庶臣免鯨曠之誥

空同集卷第三十九

空同集卷第四十

北郡李夢陽撰

碑文八篇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
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月便血疾作用心
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決
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
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鯨厥職而妨賢也
伏望 皇上矜察愚艱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
能提督江西學校庶臣免鯨曠之誥

空同集卷第三十九

空同集卷第四十

北郡李夢陽撰

碑文八篇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冰者忘其川
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
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
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諭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忠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
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子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蓄者也大梁以蓄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曰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輒者寧邪

川者陸那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
吾其魚者那所謂美哉勤而不得者那於是飭所司
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
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
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
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
陽侯兮清路靈霽霽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
我醕尸旣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
尸柰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
王駕鳳兮驟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
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有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
我民兮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
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
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擢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

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
來必有聞名撫實於是蕝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
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蔭木旁屋翼如財靡帑
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
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歎以悲膏者問之
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面
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
干之事李夢陽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
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
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

無事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
而待死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
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
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
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縱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
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鷓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效秦揣摩捍
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捍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

國君為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
 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又於人朝季子曰夏商之
 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
 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李
 子既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
 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稱私所撰說刻之碑
 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餘福姑蘇人也
 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
 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君各乘兮兩螭分前導
 兮四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留兮歛若逝執天平兮

震河鼓靈裊裊兮疇怨苦林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
 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滂沱 右迎神 魏顙
 兮廣顴怒目兮顏丹左訖訖兮右璉靈並慘兮不懼
 按長鉞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
 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絙兮萬舞優有聞兮太
 息祝申申兮告予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構凶嚙杳
 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為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
 墟兮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
 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劍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
 雙凌倒景兮軒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稌有

香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今修焉已爲祠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

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擢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

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斯永矣
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
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
迹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
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教苦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
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
嘯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
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
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
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

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
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
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
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
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
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
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
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
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
也哉知縣趙鉞曰蕭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

南有穰翠亭咸記監察公曰咸復馬然孫祠之餘材
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
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
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吾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焉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米上走何處尋魚謙而公前巡
撫河東公貫解馬軍衙橋西而築文忠於是用公祀
則咸

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
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
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
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
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
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
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
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

存堂敬漏欲頽矣鴿雀優優拱棟鼠走鳩嘯周垣盡
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
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
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
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
腐扶敬植頽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
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
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
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大
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之

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
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
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
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
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
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

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
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
劬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
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考云祠修於
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
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鏡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 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詭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虺虺
日月易舍春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 江陵廟岌岌
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
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畀弗疑公泣視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罷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
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塲載清載寧 皇歸
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
非名何毀非功孰護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
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

無死死有榮衰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跂望漣沔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
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
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
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
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生天地非以
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
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
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
時成制恒備奸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
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
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
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
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
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
竊聞之孔子耕也飯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

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僞行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干譽而不可使天下無伏羲之稱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仁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聲疊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之矣

鄆陵縣城碑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墻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鄂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

堞道適翼翼濯濯下壑上削晝道宵邏鈴柝是節伺
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犬靡聒是役也始于
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
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
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周官楨役
匪農妨覩者嘆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切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鬻池凸汙穢黃蒿徑蹊
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
盜起控弦櫟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鄆
鄆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
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
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
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
利已曰誠已也被即以爲弗已恆也誠弗已也即以
爲已吾何憂曰彼誦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
且事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虜
棗請孔聖賢且爾況其下手始盜之入也鄆之士若
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鄆矣以荼上而省若臬
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鄆矣以荼及平也上之

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今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覆墉澧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壁也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今哉章或曰鄆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爲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鄆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鄆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鄆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

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甄也然又重甄而城根甄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明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步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周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周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

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益兵城之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俞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

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輓至木石槲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罅濬澆疏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榴鐵櫃虹梁臥衝隍斬土築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

庫充實旌榮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小門穿一井五井皆耳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險爲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

千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治者本末外內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

績有巨細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清之理也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淆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淆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

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句稽民必大
擾擾則妄指捫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
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閒久者閒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効是軍也不終消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
彼閒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
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
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鑒
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
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
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不之能爲者此則
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蓋二十倍于前然
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顏君前在茲亦理消之
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空同集卷第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碑文九篇

東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其弟汝覲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存忠定之以讒死也朱子實節其堂註離騷經云宋亡書院爲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謝公有記迄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

崑山沈時又取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
兵屯餘干而其堂爲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
履書院址凍顧會江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
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
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
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徙中峰中峰安而結有龍池焉
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冠丈中峰地東西得
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南向以祠而堂之
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廊號房以處講
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右叅政董公金五
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院成而議
祠焉仕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蓋書院
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亂志亂
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也
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
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
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人焉
以爲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
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
曰朴聞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

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下皆南向忠定弟汝靚西
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靚饒
雙峰魯次建胡敬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
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
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乎
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
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
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節不
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則又尊卑之殺也位次咸知
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心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
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弼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死悲夫曹
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無妄因稱無妄先
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嘗作春秋尚書論
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雙峰魯
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
五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
庸學十二圖張氏西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
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
裏一主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先人所未發然甘

貧力耕孝母耻言仕進云夫士尚友千古負笈而游
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爲之歸而鄉之諸以
道鳴者又煥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
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
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母曰教
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
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
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
也任公名漢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董公名朴
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右叅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
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
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
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
陳生以告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
爲書院云教諭黃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
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書院稱
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予曰
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

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
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
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
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陳生求記予曰嗟書
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
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
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
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
惰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
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子孟沒歷千餘歲絕
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
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
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
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
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碑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
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
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
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

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
黃幹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邦彭蠡
馮椅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
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
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
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
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
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
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
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以夫歸而趨之者亦
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
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之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鼎
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
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
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
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
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
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
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
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

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關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迴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巒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颺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報有石柱六卧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恠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口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

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
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
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
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
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
大者焉耳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
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蓋知府章亡踰年矣章
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爲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斂才視化
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學之鄉而輒
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
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
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
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
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
爲養蒙斂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
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

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斂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
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鷄米酒食民之子或
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
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
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
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
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 高皇帝嘗茲焉憂
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
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 高帝之憂之嗟也
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

官也必茲論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
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爲此刻石
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爲學毀失亦盡矣
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
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
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
城以爲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
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學
則元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
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彛曰物理

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
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
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余
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
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
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
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
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
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
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
始于知縣吳守正以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
之爲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
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
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牽蘿
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
如仰而睇之劉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
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作亭焉亭

成李子遊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
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
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斂志沾沾而聽惘惘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舖
而渴俟之酷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氣沮投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
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
月爲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淡雲駕鴻超出
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鼈暮饌修鯨則汝
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
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
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騫遠
計也計功者泥騫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沉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
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
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
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
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
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釣爲月溪壑爲四海鯪
鮪爲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

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勅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撫蹟考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勅焉若有興也乃猶懼遺棄之於是以嘗提學江西者姓名籍銜刻之碑立諸分司廳左邇予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明受命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之提調之官諸監亦祭巡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鮮而姦滋乃始設提學官巡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貞也則官之按察之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勅謂弗尊也則

也則勅監察巡守者勿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扑提調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所以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乃其身不足以端本紘不足以軌俗嚴不足畏仁不足愛有不足倚黜不足懲不足勸公不足服明不足別迂腐失名實言貌亂原貞則是官也特贅焉耳矣傳曰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順七年則又設之至于今不裁前賊瑾之亂嘗議裁是官矣不可而裁其勅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瑾誅諸制復

故會某以擯斥搜拔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于已又
懼或失名實亂真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
惕若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
撫其人考校古昔冀寡過焉耳卒勃焉若有興者今
既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
也可矣

王玉

字 陞僉事

諸暨縣人進士任翰林院修撰
正統七年始設提學官玉首至

陳遜

字 陞僉事

臨海縣人進士任翰林院檢討
正統七年

高旭

字 景泰

候官縣人進士任給事中陞僉
事元年裁去

李齡

字 事丞太

潮州人舉人由教官歷御史詹
事天順七年

夏寅

字 中正 陞副使成化七年

歷南京吏部

鍾城

字 僉事 陞副使成化

化十四年 歷大理寺正由

馮蘭

字 部郎中 陞副使成化

化二十年 改庶吉士歷刑

敖山

字 副使成化

華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陞

黃仲昭

字 改大理寺評事 陞僉事 弘治

四年 至

蘇葵

字 陞僉事 弘治

九年 至 任翰林院編修

邵寶

字 副使弘治

十三年 至 歷戶部郎中陞

蔡清

字 部郎中 陞副使正德

三年 改庶吉士歷戶

王崇文

字 郎中 陞副使正德

三年 改庶吉士歷戶部

潘秀

字 兵部郎中 陞副使正德

三年 歷吏部員外郎

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衛人進士歷戶部郎中降級致仕起副使正德六年夏至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爲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地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爲社學乃其一爲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爲廟爲堂爲齋爲閣爲號房爲垣爲門爲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卽以瞻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爲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相當卽不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逝者也卽中科第有官

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遯其供贍積費不償
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
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
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爲是
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
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之禍不可畏
哉不可畏哉予旣令創是書院博士集習于中復書
其土俗于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爲有官
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貴毋

流處以禍吾儒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
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
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
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
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
徐繾綣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
之朱磯山杖屨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
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

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魁乃立使去其魁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冷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之口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國

